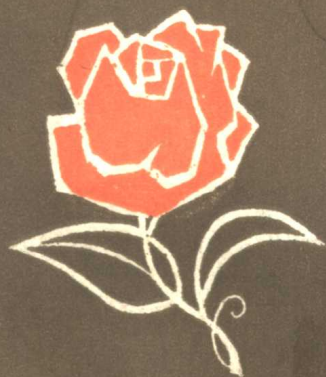


71/2.20.0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20卷 1—3

1929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

第二十卷 第一號

小說月報

新年號

302592

Vol. XX No. 1

January 10, 1929

33-1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十日出版
第廿卷第二號

第二十卷 第二號

小說月報

二月號

Vol. XX No. 2

February 10, 1929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小說月報

三月號

第二十第

Vol. XX No. 3

March 10, 1929

小说月报 第二十卷 1—3号

郑振铎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开本 20.9/16印张 700千字

1984年10月北京新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800册 定价：2.90元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20(1)



邱比特與蒲賽克

Gerard 作

現藏巴黎 Louvre 博物館

目次

封面（錢君御作）

邱比特與蒲賽克（Gerard作）（三色銅板）

論所謂「國學」．．．．．何炳松 三

且慢談所謂「國學」．．．．．鄭振鐸 三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選錄）．．．．．胡適 三

保羅哇萊荔像及其簽字

保羅哇萊荔評傳．．．．．梁宗岱 三

水仙辭．．法國哇萊荔著．．．．．梁宗岱 三

通過了十字街頭．．．．．仲雲 三

特洛哀的陷落（讀書雜記）．．．．．西諦 三

文氣的辨析．．．．．郭紹虞 三

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覺明 三

漢唐間外國音樂的輸入．．．．．賀昌羣 三

荷馬系的小史詩（讀書雜記）．．．．．西諦 三

蘇俄革命在戲劇上的反應：俄國白克許著．．．．．劉穆(註)

隨筆

隨筆．．．．．	孫福熙(註)
藝術家．．．．．	孫福熙(註)
坐關．．．．．	孫福熙(註)
自然頌．．．．．	豐子愷(註)
趣味．．．．．	包羅多(註)
裝飾．．．．．	包羅多(註)
西方人所見的東方．．．．．	西諦(註)
講談．．．．．	謝六逸(註)
洋務職業指南．．．．．	穆羅茶(註)
『鄉地』聞異音有感．．．．．	茅君(註)
叩門．．．．．	M D(註)
豎琴．．．俄國理定著．．．．．	魯迅(註)

蕭伯納像及其簽字	
英雄與美人．．英國蕭伯納著．．．．．	中暇(註)

警世通言（讀書雜記）

西諦（三）

黃昏的故事：德國支魏格著

耿濟之（三）

紅的笑：俄國安特列夫著

梅川（三）

叢書書目彙編（讀書雜記）

西諦（三）

詩話叢話

郭紹虞（三）

阿志巴綏夫與「沙寧」

西諦（三）

沙寧：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西諦（三）

渦旋

章克標（三）

弘治本三國志演義的發見（讀書雜記）

西諦（三）

雲蘿姑娘

盧隱（三）

關漢卿緋衣夢的發見（讀書雜記）

西諦（三）

「攪天風雪夢牢騷」

王統照（三）

西遊記雜劇（讀書雜記）

西諦（三）

勃谿

彭家煌（三）

掛枝兒（讀書雜記）

西諦（三）

滅亡（一）

巴金（三）

現代文壇雜話

柴霍甫與高爾基 趙景深 (三)

俄國工人與俄國文學 趙景深 (三)

高爾基論謀殺 趙景深 (三)

農民詩人與俄國 趙景深 (三)

匈牙利的女小說家梅麗 趙景深 (三)

又是威爾斯 趙景深 (三)

現代澳大利亞文學 趙景深 (三)

德俄文學家相繼逝世 蒲 梢 (三)

蘇俄文人的職業組合 樊仲雲 (三)

柏格遜像

安徒西像

諾貝爾獎金消息一束 彭補拙 (三)

最後一頁 記 者 (三)

目次

封面（錢君劬作）

一九二八年歐洲文壇失去的巨星（五幅）

一九二九年歐洲文壇失去的巨星（一幅）

梁任公先生遺像（三幅）

梁任公先生……………鄭振鐸（畫）

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質疑……………俞平伯（跋）

詩話叢話（全二十卷）……………郭紹虞（跋）

一月不見……………孫福熙（跋）

小姐少爺們……………孫福熙（跋）

賣豆腐的哨子……………M D（跋）

霧……………M D（跋）

三等車……………謝六逸（跋）

顏面……………子愷（跋）

海葬……………穆羅茶（跋）

交響曲……………穆羅茶（跋）

自己笑的笑話……………穆羅茶（跋）

資本家……………傅東華（跋）

安達西像及其家（三幅）

貧之初遇……………王了一（跋）

說故事人的故事……………沈從文（跋）

山口喜美子……………尹希（跋）

少年孟德的失眠……………胡也頻（跋）

黑暗中的紅光．．．．．向培良（譯）

沙寧（譯）：俄國阿志巴綏夫著．．．．．西諦（譯）

滅亡（七至十）．．．．．巴金（譯）

小說家的愛因斯坦．．．．．趙景深（譯）

哈姆生與哈代．．．．．趙景深（譯）

吉百齡開倒車．．．．．趙景深（譯）

美國文學家的信念．．．．．趙景深（譯）

羅蘭斯翻譯魏爾斯．．．．．趙景深（譯）

蕭伯納溝通英瑞文學．．．．．趙景深（譯）

自相矛盾的海涅．．．．．趙景深（譯）

赫克胥黎的針鋒相對．．．．．趙景深（譯）

瓊斯死了．．．．．蒲梢（譯）

杜哈美兒完成三部曲．．．．．趙景深（譯）

辛克萊的波士頓出版．．．．．趙景深（譯）

新俄小說家吳禮甫．．．．．趙景深（譯）

奧尼爾的奇怪的插曲．．．．．趙景深（譯）

讀書雜記

榨牛奶的女郎．．．．．西諦（譯）

元代的動物虐待禁例．．．．．西諦（譯）

元刊本琵琶記．．．．．西諦（譯）

秦檜之功．．．．．西諦（譯）

最後一頁．．．．．記者（譯）

目錄

敦煌的俗文學

蘇俄十年間的文學論研究 (一至二) 日本岡澤秀虎著

巴舊像及簽名

可敬的克萊登 (第一卷) 英國巴舊著

隨

筆

恫嚇

拉綺洛孚像 (二幅)

拉綺洛孚七十歲紀念

他走後

在一個晚上

第三夜

鄭振鐸 (譯)

陳雪帆 (譯)

熊適逸 (譯)

M D (譯)

M D (譯)

章克標 (譯)

穆羅茶 (譯)

孫福熙 (譯)

孫福熙 (譯)

孫福熙 (譯)

傳東華 (譯)

趙景深 (譯)

丁玲 (譯)

胡也頻 (譯)

穆羅茶 (譯)

沙寧(六五七)……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滅亡(十一至十六)

西諦(英)

巴金(英)

同性戀愛小說的查禁

趙景深(六二)

倍那文德的幸運與厄運

趙景深(六三)

諾蘭夫人傳

趙景深(六四)

哇萊勃論詩的藝術

趙景深(六五)

安達西續出歷史小說

趙景深(六六)

瓊斯的遺書與遺憾

趙景深(六七)

巴比塞寫軍人生活

趙景深(六八)

馬洛伊士的兩本新書

趙景深(六九)

龔古爾獎給與維葉

趙景深(七〇)

萊因赫特的花園劇場

趙景深(七一)

水門汀譯成英文

趙景深(七二)

意大利文壇雜訊

趙景深(七三)

讀書雜記

↓佛曲與俗文變文

西諦(七四)

↓書目長編

西諦(七五)

↓蔚藍的城

西諦(七六)

最後一頁

記者(七七)

論所謂「國學」

何炳松

關於所謂「國學」等事，我久有許多意見發表。有一天，從工廠裏出來，和柏承先生同走了一段路。他和我說起，他有一段意見要發表，那便是關於「國學」的。他說現在所謂「國學」實在太雜太亂了，根本上便不應該有什麼「國學」。根本上研究中國的東西，便不應該全部混雜於一個所謂「國學」的「籠罩」之下。現在學界注重分功，關於中國的學問，如何的繁夥，即專精一門，已非容易，如何可以「兩門兼人」？才「學兼九通廿四史」呢？況且「國學」一個名辭，原也不該使用，因為歐洲學者將「中國學」(Sinology)以埃及學、巴比倫學、阿蘭學並列等，本已十分侮辱了我們，我們又何必「適而效之」呢？我聽了他這一番議論，不覺喜歡得跳起來。那正是我自己所要說的話。當時我極力懇求柏承先生將他的這一場話寫出來，他說我也許也要寫一點什麼。他說好的，且待他回去寫寫看。第二天，我們又同路，他告訴我，已經動手寫了。到了三四天，他便將他的論所謂國學一文交給了我。我很少看愉快的文章，讀了關於政論之類的文章以外，讀了柏承先生的這一篇文章，真正如異侯的時候，一口氣喝乾了一大碗的冰凍涼涼的酸梅湯，真是說不出的痛快舒適。我們應該感謝柏承先生給我們這末好的一點好東西。讀了他的文章以後，我却禁不住要說幾句話，以補充他的未盡之意，且還有逼我不能不吐的所謂「國」什麼「國」什麼，近來似乎更爲風行了。自從欲將線裝書搬到廟中去的吳老頭子不開口了之後，「國學」便大抬起了頭。自從梁任公先生誤入協和醫院被「洋人」草草生平的無端害去了一個腰子之後，國醫的信從者便一天加多一天。自從葉先生開列了他的無所不包的國學書目以後，便人人都來開書目，且竟有人以補正「國學書目」之故而榮膺大學教授之職的，於是便有某種餐館，乘時而起，發揚國光於海外，太康和會則在倫敦，巴黎、柏林，宣傳中國的佛教思想，陳懷章博士則在倫敦開聲言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大同理想，發教誨說一切「國」產的思想與出品萬歲，然而我們如果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而去觀察這些比「國貨運動」還要狂熱的「國」什麼運動，我們便知道這種盲目的國產思想與出品，其害於中國民族的前途，真是「百之十不盡」，充其量這種狂熱的盲目的「愛國運動」實爲欲截止渴絕無補於我們的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我們要的是強國，飛機，不是百千萬的「國士」，「勇士」，我們要的是千百個科學家，專門研究者，不是幾萬萬個的「國學大家」，我們要的是能拯救國民的貧乏與愚昧的人，不是狂熱的盲目的愛國者，總之，我們要的是科學，是步武西方以建設新的中國，却不是什麼「國學」「國醫」「國技」，我們要的是發展，却不是僅僅的所謂「保存」，不知不覺的，閒話說得未免太多了，高明之士，也許會有同感罷。下文專就所謂「國學」立論，第一篇是柏承先生的論所謂國學，第二篇是我自己的且僅據所謂國學。

鄭振鐸

近年以來，國人對於所謂「國學」的研究，非常熱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因為我國固然有了二千多年的學術，在世界的學術上應該佔有相當的地位；那末我們自己就得負起這種研究的責任，不應該專讓西洋學者來代我們做整理的工夫，更不應該自己閉了眼睛，專去跟了西洋學者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學術。所以我以為我們熱心研究國學，是一種正當的而且亦是應該做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近來國人對於國學一個名詞，或者誤會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義，來做許多腐化的事情，我以為如此下去，不但我國學術有永遠陸沉無法整理的危險，而且由國學兩個字生出的流弊，將出不窮，將來一定要使得我國的文化永在混亂無望故步自封的境界裏面。我因為見到這種情形，所以要仿現在時行的辦法，提出一個口號來，這個口號就是：

『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烟瘴氣的國學！』

現在讓我把我國學應該推翻的理由一一致說出來，請大家加以平心的考慮。

第一，國學兩個字的來歷很有點不清。我嘗嘗自問國學兩個字究竟從何而來？我在中國書中總是在查不出他的來歷。後來我才想到他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譯出來的，原來西洋學者近百年來對於我國民族語言文字歷史等，很有熱心研究的人，終以我國書籍浩博，一時不容易理出頭緒來，所以不得已祇好暫時混而稱之為「支那學」(Sindology)。據我個人的推測，西洋人所以造這個名詞恐怕有二層

意思：第一因為中國的事事物物太廣大了，太繁雜了，一時無法理清，而又不能沒有一個名詞去代表這種廣大繁雜的研究，所以不得不造出一個名字來，便於稱呼；第二因為中國的事事物物還在混亂的狀態裏面，他們隱約知道中國的民族、文字、語言和歷史對於世界文化都有相當的貢獻，但是恐怕一時整理不好，價值未定，所以混稱為「支那學」，表明他還是一團糟。西洋人的意思無論他是好的或者惡的，原來於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居在中國人的地位上講，我們對於這個名詞，就似乎應該有不同的感想。我以為就我們自己方面看去，這個名詞，實在是西洋人給我們的一種羞辱，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國恥。我們決不應該俯首的接受他，我們應該提出強硬的抗議。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一個理由。

其次，國學兩個字的意思，我總覺得他廣泛模糊，界限不清。孔老夫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以為國學兩個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國學」是什麼？現在誰能下一個合理的定義？試問國學的範圍了這許多年，我們所得的成績究竟有多少？這不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例證麼？西洋的學術無論他是屬於哲學或者屬於科學，沒有不以論理學為根據的；而論理學上基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我們對於中國學術上正名這一步基本的工作還沒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國的學術，我以為這是古今中外的學術界未曾有過的笑話。這是國學應該打倒的第二個理由。

其次我覺得國學兩個字犯了我國向來函函吞棗的大毛病。我們中國人向來最大的毛病就是人人要想做到「萬物皆備於我」的聖人，結果往往弄得本身一物亦不備。這種精神最是違反現代科學的精神。現代科學的精神在事業上注重絕對的分工，在學術上注重絕對的分析。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原是一句人類經驗上的格言。我們中國人始終要以「有涯」去拼「無涯」，所以弄得始終在「殆矣」的境界裏過活。我以為國學兩個字，就是我們這種反科學精神的流露。我們到現在難道還不知道函函吞棗的毛病？還不知道分析工夫在現代學術上的重要？我嘗嘗看見許多很聰明的青年因為要維持國學家頭銜的緣故自己一個小小的腦袋裏一定要把一部浩大的四庫全書全都裝進出，結果往往把自己弄得不經不吏不子不集，自己亦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人，自己幹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自己腦袋裏裝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我國全國的青年差不多都變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寶貴的光陰都虛度在一大堆的故紙裏面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應該負的責任麼？我們如果要取法西洋人的科學精神，非從分析研究分工進行入手不可。國學兩個字是反分工的，反分析的，換句話說，就是反科學的。我們真要提倡科學的精神，非推翻他不可。這是國學應該推翻的第三個理由。

再次，我們大家都知道現代德國法國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學術都是很發達的，而且我們中國人都已經公然承認自己不及他

們的。那末何以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德國學、法國學、美國學、英國學和日本學？而我們中國獨有所謂「國學」？我們知道德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科學和史學，法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文學和哲學，美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各種新的社會科學，英國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文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日本對於世界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東洋的史地學。他們對於世界的學術都是各有貢獻，但是他們都絕對沒有什麼國學。我們試問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種國學，那末中國國學的特質是什麼？他的價值究竟怎樣？他對於世界學術究竟曾經有過一種什麼貢獻？假使我們自問對於中國國學的特質、價值，和他對世界學術的貢獻，我們都一點不知道，那末所謂「國學」究竟是什麼東西？還不就是「一團糟」的別名麼？還不就是廣義的「經史百家雜鈔」麼？所謂提倡國學或者研究國學不就是大吹大擂，自欺欺人的把戲麼？我們要知道這種專掛金字招牌的辦法，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決不容許的。我們試再想一想：我們有所謂「埃及學」，因為埃及早已亡國了，古代埃及人早已死完了；他們學術的內容怎樣，價值怎樣，對於世界的學術有什麼貢獻，都還在「一團糟」的狀態裏；所以西洋學者不得不代已亡國的埃及和已死完的埃及人負起超祖代庖的責任，來代他們發見埃及學術的內容，估定他的價值，而且明定他對於世界學術上有什麼貢獻。另外還有所謂「亞述學」，所謂「東方學」，他們的意義都是如此。我們中國現在依然是中國，中國民族依然是中國的民族，為